



追悼先师

□贾士祥

惊悉江村辞世的消息,痛楚不已!作为老上级,他那德高望重的先师风范,一一浮现眼前,记之一二,以示悼念。

先师江老,年少志高,生逢乱世,投身正道。携笔从我,文韬武略,一手持枪,一手办报。立下战功,写出妙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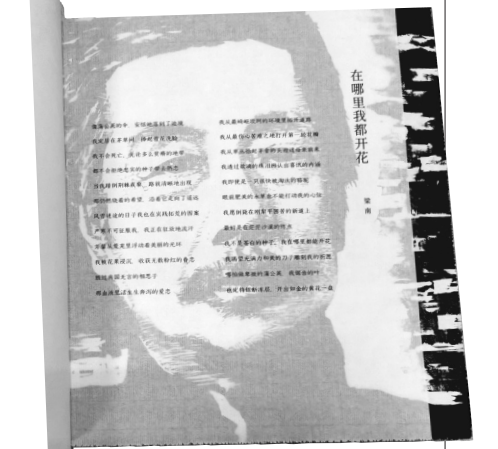
先师为人,自律甚高,光明磊落,正派公道。仁德二字,修身之宝。老而不休,勤于思考。案不离书,手不商报。

先师年老,养生有道。修身养性,积德为要。初心不忘,使命记牢。天下大事,统揽于脑。业界泰斗,为人师表。

孔子有言:“大德得寿”江老德高,寿至耄耋,践行贤训,得以寿报吾等晚辈,效法江老,别无他途,立德为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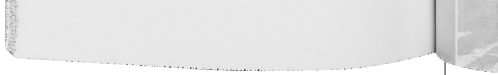
《飞鸿踏雪》
龙江新诗与版画七十年巡礼》
陈爱中、于承佑主编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梁南的诗《在哪里我都开花》



晁楣的版画《北方九月》



冰雪山水有精神

□陈辉

“与祖国同行·汇龙江群英”黑龙江省70年70人模范人物,86岁高龄的于志学老先生榜上有名。于志学是冰雪山水画创始人和标志性人物,其代表作品《北国风光》悬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于志学先生冰雪山水画的巨大成功,总结起来有四个启示。

启示之一:革故鼎新。据史料记载,古人雪景画源头久远,早在东晋时期已有之。唐代达到鼎盛期,王维雪景画最具有代表性,其雪景典型画法就是“留白”。“留白法”就是用水和墨调剂后在白色宣纸上绘画时留下空白处暗示雪景。作为黑龙江土生土长的画家,于志学认为古人这种“留白法”,表现不了“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究竟怎样才能用中国画的技法表现塞外冰雪鲜活灵动的生命情态呢?早在20世纪70年代,于志学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从传统的桎梏突围,对笔墨工具、材料及绘画技法进行改造,终于锻造出了打开表现北国冰雪自然风光大门的“钥匙”,改写了不能直接画雪,更不能直接画冰的历史,形成了冰雪山水画这种独特的绘画样式和语言系统,用自己的方式为北国风光立传。

启示之二:永不言败。于志学冰雪山水画的形成,一方面,像科学家在实验室工作一样,不停地实验,反复地摸索,夜以继日,年复一年,画了

撕、撕了画,墨汁、画纸不知用了多少,终于找到了用矾水调剂这种最理想描绘冰雪的方法,并创造出冰雪山水画系列技法;另一方面,为探索表现冰雪大自然的新技法,以造化为师,“师法自然”,爬冰卧雪,在最低温度达到零下40度的大兴安岭中写生,多次身遇险境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面对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要画出那披着银装的高山峻岭和晶莹神奇的冰挂,以及千里冰封的北疆冰雪大千世界,于志学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的失败和挫折,以及来自同行的冷嘲热讽,朋友的好心“劝告”,工作环境强烈的压力。一次,他的领导用手指敲着他的头说:“脑袋不大,装的事情可不少,还想当个创新的国画家,连老祖宗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能解决得了吗?做好你的本职工作,编好连环画得了。”谈到这些往事,于志学坦然地说:“我要写一本书,我失败的书,因为冰雪画是在失败中产生的,在‘失败’中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对于失败、困苦“要挺得住、立得直”!

启示之三:传播传承。冰雪文化要传播也要传承更要担当。画家要为人民而画。1980年,冰雪山水画问世后,于志学没有把自己千辛万苦创造的冰雪山水画当作“祖传秘方”隐藏起来,而是在社会上举办各种形式的讲座进行传播,又在当时主要美术媒体上发表了《冰雪山水画技法》,

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众。于志学先生冰雪画的传播与传承,一是形成以表现冰雪大自然为主体的冰雪画派,现如今“桃李满天下”;二是将自己不同时期精品力作一千余幅捐赠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东、安徽、北京等省市于志学美术馆传播冰雪文化;三是举办各种画展、讲座并通过媒体传播,同时带领冰雪画派在美、英、德、俄罗斯等三十多个国家举办冰雪画展,受到了各国观众和专家学者的认可和好评;四是推进冰雪山水画走进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彰显冰雪山水画的艺术魅力,努力扩大冰雪文化创作的参与人群;五是确定冰雪山水画传人。

启示之四:惠及百姓。于志学让冰雪山水画从高雅艺术殿堂走进千家万户,进入寻常百姓家。一次,他在国外看到奥地利维也纳商店里摆放着维也纳分离派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绘画作品制作的艺术品,如笔、笔记本、茶杯等,上面全都印有克里姆特的绘画作品,项目种类繁多,形式多种多样。于志学受到了启发,愿将自己的冰雪画知识产权无偿提供给黑龙江人民使用,为黑龙江的发展做一份贡献。省画院成立了于志学文创中心,制作了具有观赏性和使用性的于志学冰雪画文创产品,如丝巾、亚麻凉席等三十多种,并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探索文创产品营销的新路子。期待于志学文创产品越做越好。

当新诗遇上版画

□董云平

一个天高云淡的秋日午后,收到刚刚获得第28届“金牛杯”优秀美术图书金奖的《飞鸿踏雪——龙江新诗与版画七十年巡礼》一书,灰色复古的封面,古版书般的线装装帧,似乎未做整齐切割的锯齿书边,一种厚重但潜藏着低调的奢华质感,让人一时间竟舍不得打开它。

“诗如雪 画如墨”,诗画一律,几乎是中西传统文化的共识。记得西方较早论述诗画关系的西摩尼得斯提出过这样的名言:“画是一种无声的诗,诗是一种有声的画。”

诗和画的关系就是这样,似乎分割却又藕断丝连。所以,即便你对新诗不甚熟读,对版画不善鉴赏,但是只要你对它们有感,那么随意翻至这本书的某一页,都会瞬间浸润其中。

“像蒲公英的伞,安恬地落到了边境,我定居在茅草间,捧起雪花洗脸。我不会死亡。无论多么贫瘠的地带,都不会拒绝忠实的种子带去热恋……我渴望充满力和美的刀子雕刻我的祈愿:哪怕做卑微的蒲公英,我锯齿的叶,也定将斩断冻层,开出如金的黄花一盘。”

读着著名诗人梁南的作品《在哪里我都开花》,正沉浸在他妙笔下大自然迸发的巨大生命力的震撼中,却蓦然发现,在轻盈柔韧的诗页下,竟然透视着一幅经典的黑白木刻版画——著名版画家颜仲的《鲁迅》。诗页的左侧则是这幅版画的完整呈现。透过诗页,凝视鲁迅先生的肖像,二者似无关联,却又相得益彰。

打个比方吧,读这本书,就仿佛秋日在一个寂静的庭院里,看秋风轻轻地拂拥着一株株黄绿相间的小树,忽然间一只猫,跳跃而过,你的目光立时被它所吸引。

也许它是一只黄白相间的小猫,与秋日下的黄绿相间的庭院相融相宜,形成一幅亦动亦静的秋日风景图;也许它是一只黑白相间的小猫,与眼前的风景,没有任何的瓜葛,但是却平添了一份灵动与突兀之美。

在一页页诗画的流转间,细细咀嚼感受着诗歌与版画两大艺术呈现出的或独有或融合的魅力,还有那浸润其中的深沉厚重的黑土文化的精髓和内涵。它们如点点繁星,会让你在一首首精雕细琢的诗文中,在一幅幅刀刻斧凿的版画里,重拾在这片黑土地上的古老的诗画记忆。

书的策划人冯晏女士,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也是一位版画爱好者。这本诗画合集是她是一次与黑龙江美术出版社的有关负责人交流中碰撞出的火花。

在她的眼中,黑龙江的诗歌创作一直在汉语新诗领域占据重要的位置。七十年来,经过了老一代诗人的探索,黑龙江新诗在写作技巧、对语言使用的突破性探索以及一些新的艺术观念的确立等方面,对我国新诗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书中的老一代代表性诗人梁南、满锐等,他们的创作在当时传统意义的审美上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突破,在诗歌艺术的创作及思考中形成了自己成熟的风格,对后人也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而一些当下在国内诗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代表性中青年诗人,他们的作品更侧

重于智性书写以及对语言的挑战性研究和探索,其艺术成就也令人瞩目。

的确,从北大荒诗歌一路走来,黑龙江诗歌如今不仅在国内,乃至在国际上也占有一定地位;而黑龙江的版画更是享誉世界。黑龙江新诗与北大荒版画在进入当代以来的关于艺术的现代性创作尝试,似乎有着某种异曲同工之妙。此次诗画结合,无疑是黑龙江新诗与版画在我国当代艺术领域高端精神现象的宏大阵容中的一次集中展现,是两大艺术的一次联袂的惊艳绽放。

书的主编之一陈爱中,是位充满激情的诗人。他用诗一样的语言描述这本书:一次优质的新诗和版画的结合,宛若两颗星星之碰撞,交相辉映,而又独具光芒。

70年的时空,如何让新诗与版画进行一场完美的对话?一册诗画,如何承载起70载的文化洪流?让陈爱中感叹而欣喜的是,从时间意义上说,黑龙江新诗和黑龙江版画这两种艺术门类都很好地实现了其历史使命,都能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而选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一时间节点推出,则更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让古老的诗画记忆在当下的新诗与版画中得以重释,获得新生。

在浩如烟海的诗歌中,选择最优质的文本,而且涵盖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此次入册的70篇诗歌,都是精品力作。正如陈爱中所说,70首诗展现了黑龙江新诗的精髓,每一篇都值得用心用情去读。

如果诗读倦了,也可以只欣赏书中的版画:三江平原的丰收景象,伊春森林的葱郁如盖,大庆磕头机的油流滚滚,大兴安岭杜鹃花的迎霜怒放,松花江冰排的浩浩荡荡,龙江版画以其精湛的技法和深邃的时代责任感,让历史的痕迹在刀刻斧凿的汗水里,映现了开发黑龙江的丰功伟业。

著名版画家于承佑,是该书的主编之一。如何让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黑龙江版画,与诗歌联袂讲好70年的诗画风采?在版画的基础上选择诗歌,基于这个前提,他在版画的选择上确定了几个因素:涵盖各个时期的经典代表作;包含老中青三代的代表性人物;题材包括北大荒开发、大庆石油会战、少数民族等。

明确的定位,精准的选择,精心的设计,精美的装帧,最终让这本诗画合集既具有学术含量,又有艺术气息。因为围绕着新中国成立70周年选题,整本书充满阳光,充满正能量。

正如于承佑对这本诗画之书给出的另一种解读:这本书有品位,很好看。当然,这里的版画和诗歌是既融合又独立的,你既可以把它当做一本诗集,一册版画去赏读,也可以一边读诗一边赏画。一些诗歌和版画并不是完全契合,但这恰恰给读者留下了想象和欣赏的空间。

轻轻合上书,装入乳白色的封壳中,慢慢旋系好黑色线扣,凝视着《飞鸿踏雪——龙江新诗与版画七十年巡礼》这个浓缩着我省当代两大艺术精华的书名,我不禁想到了苏轼的名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扫码听李丝莹朗读版《爱里相遇》

爱里相遇

□崔英春

24年前的那天,是个星期六,我忙完一周的工作,晚上顺便去医院生了孩子。生完,是第二天凌晨1点45。

几个接产士围着我习以为常地忙活,我好像也没怎么像电影电视里演的那样,嗷嗷乱叫地折腾,就听见“嘎嘎”两声像小猫崽儿样的哭声,我就顺利“卸货”了。

一个护士捧着那坨红乎乎极丑极丑的小肉肉,面无表情地住我眼前一送:“可看好了哦,女孩儿!”然后称体重,3000克,量身长,48厘米。完事儿!

深更半夜,护士们忙乎完睡觉去了,把我一人扔在空旷的产房里瞪着天花板发呆。爱人、婆婆、公公被挡在门外,手里捧着小米粥、被单,早已经急得团团转,等到终于被允许进来,爱人进来就忙活我,婆婆进来就惦记去婴儿室看看那小小孩儿。

这孩子,在我婆家娘家两边家庭都是第一个。她一出生,全家人齐刷刷荣升一级,变成了“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大爷、老叔、舅舅、老姨”,且全是崭新崭新的“新手”。“新手”的责任心和安全意识就是强。那时候,医院对新生儿都是统一管理,统一打包装,贴标签,像卖萝卜似的,一排排摆好,放在育婴室,不让家长瞎动。新奶奶急得不行,就怕俺们家的孩子被别人粗心大意给抱错,或者被别有用心的人给偷走。她讨好地找看管“萝卜”的护士说“小话”,希望多看一眼她那孙女,被征得同意后,喜出望外。

原来,她最先发现她那宝贝孙女的耳朵,有一点是被压扁了的,再看时,扁耳朵已经支棱起来了,小人儿不大,皮肉松软,却是两只纯正的“扇风耳”,老太太的心总算放到肚子里:“这回没差错,就是咱们老高家的招风耳朵,最像她太爷爷!”

我和爱人,好像都没那么兴奋。那些日子,我大腹便便带着她上班,负担越来越重,天天盼着快点生,现在总算轻松了。医院床位紧张,我被安排在走廊,支一张简易床。他寸步不离守着我,大酷暑天,一会儿给我擦汗,一会儿给我盖被,一会儿问我还疼不疼,一会儿问我想吃啥,觉得为了那么个小东西,让他媳妇儿遭那么大罪,心疼。

那一刻,我俩空前团结。

世事真是神奇,正是因为这么一个小生命到来,我们“俩”变成了我们“仨”,我们在日积月累,第一年同舟共济,共进共退,一起成长,完全变成铁打一块“一伙儿”的。我俩也更明确了每天那么心甘情愿,累死累活地忙活,都是为了谁、为了啥。现在想起来才恍然大悟,年轻人一定会从承担家庭责任开始成熟的。

当然,尽人皆知,孩子落地儿,我们和所有人家一样,万里长征才刚开始。至此的22年里,整整8030个酸甜苦辣,幸福而充实的日子都还在后头。

我的月子是最幸福的月子,婆婆每天精心伺候,成功地把我的体重催回了“卸货”之前。当然,也直接导致她的宝贝孙女每天都有奶吃,造得饱饱的,满月,百天,半岁,噌噌长膘,无忧无虑,快乐成长。

小孩儿成了全家的宠物和话题的中心。出院时,爱人和婆婆舞扎我,爷爷负责抱孩子,穿着一身警服的老爷爷,忽然抱这么个小玩意儿,都不知怎么下手,乐得满脸褶子更深了。月子里,孩子还在上高中的老叔,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逗小小孩儿;奶奶用块沙发垫端着孩儿,每天对着她宝贝儿、宝贝儿,兴致勃勃叨叨个没完。

过了国庆节,孩儿出生正好三个月,我上



中国画 136×68cm 于志学

北国冬意 于志学 136×68cm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

于志学